

雌风吹动革命潮

——晚清小说内外的“英雌”学生析论

黄湘金*

[摘要] “英雌”是晚清醒目的流行语汇和文化思潮。女学生群体因为特殊的身份,充任了“英雌”队伍的先锋与主体。彼时小说中的“英雌”学生,是能行、能言、能文的非凡女性。以秋瑾为例,虚构文本对“英雌”的书写,亦通过接受者的阅读,反作用于女学生读者,介入了她们“英雌”人格的养成,深刻影响着她们的日常行事、情感体验和精神气度。

[关键词] 英雌;女学生;秋瑾

何谓“英雌”?“英雌”之词出现之前,相沿习用的名称是“女英雄”、“巾帼英雄”,其实这种概念并不太确切。从构词方式上,它与“英雄”对举。在清末民初,“英雌”曾高频率、大规模地出现在报刊和小说作品中,成为醒目的文化思潮。^①

中国的文学传统中并不缺少女豪杰形象。进入20世纪,随着国家危亡的加深,时人对女英雄的呼唤愈加热烈。历史上的女豪杰几乎悉数重现于当时的报刊上,关于晚清的“英雌”思潮,夏晓虹先生早在1995年即撰文详细考察^②,目前学界最重要的成果是李奇志先生的专著《清末民初思想和文学中的“英雌”话语》。^③在本文中,我将以晚清女学生为中心进行考察。这一研究对象的匡定,主要基于以下考虑:女学生或具有新式教育背景的女性是“英雌”的主力军,她们所承载的想象与批评代表着时人对“尚武”新女性的主要态度;从时间上看,民国后“英雌”的指称有泛化的倾向,其感情色彩渐偏于贬义,今天将目光聚焦于晚清,具有“回到原点”的意义。

一、女学堂与“英雌”的生成

把“英雌”视为理想人格,国人期盼的对象自然是放诸女界全体,各种阶层和身份的女性都应担

* 文学博士,西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400715。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1CZW05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SWU1109053)阶段性成果。

① 石松、石麟:《明清小说中“英雄”的正面、侧面和对应面》,《明清小说研究》2014年第1期。

② 夏晓虹:《“英雌女杰勤揣摩”——晚清女性的人格理想》,《文艺研究》1995年第6期。

③ 李奇志:《清末民初思想和文学中的“英雌”话语》,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

当这一重任,但纵观女界实际,女学生(包括从女学校毕业的女性)既是“英雌”的先驱,也是“英雌”队伍的主体。这一现象,可以由以下几个原因来解释:首先,“英雌”最基本的条件,是必须知书识字,才能知晓世界大势,担当救亡之责;其次,女学生较其他阶层的女性年幼,大多涉世不深,容易被打动,最方便进行“英雌”启蒙;再次,女学堂有固定的施教地点和学习时间,是培养“英雌”的天然场所。

更何况,女学生的出世,本身即是女性挣脱家庭束缚、为国效力的第一步。在旁人看来,她们的蓬勃朝气,较之闺中女子大有不同。因此,女性进入学堂的同时,便被赋予了某种“英雌”气概。女性为求学奔走四方,不仅增长了学识,而且磨炼了意志和胆气。云南籍女留学生孙清如踏上赴日征途,意气风发:“书囊剑篋几春秋,万里孤身一远游”^①,抵东京后,依然豪情万丈:“万里只身一剑寒,娉婷顾影未嫌单。”^②两处都有“剑”的意象,令人想起仗剑远游的女侠。对困守深闺的女子而言,这种经历令人羡慕。如湖北黄梅有17岁的童姓女子,喜好读书,想去日本留学,格于家庭阻力,不能如愿,只能在诗中一吐心曲:“自古英雄志四方,岂容管见老村庄?满腔热血谁能凉,弱质终须变作强。”^③而在卫道者看来,女学生的出现即是礼教溃败、世风日下的“女界变相”:^④“驰驱乎文场,遨游乎列国。雌伏争雄,叙[钗]横饰弁。通脱联同胞之袂,招摇开讲学之堂。”^④欣羨也好,谴责也好,但他们都意识到了女子通过求学,弱质变强。如此,进入女学堂便成为“英雌”养成的关键环节。

金一1904年曾撰《女学生入学歌》,鼓励女学生作“新国民”,师法中外女豪杰:“缙紫、木兰真可儿,班昭我所师。罗兰、若安梦见之,批茶相与期。东西女杰并驾驰。愿巾幗,凌须眉。”如果说,他这种“励志愿作女英雄”^⑤的鼓舞,只是男性启蒙者的期待,但众多来自女学堂和女学生的声音,则充分说明她们已经把这种期待转化为自我的价值认同。1904年温州明强女学校开学时,校门楹联为:“四千年坤纲不开,剧怜园里春秋黑暗狱间窥日月;二十纪黎明大启,齐祝女中尧舜竞争台上助风云。”^⑥1908年,松江钦明女学举行开校典礼,教员何昭演奏风琴,其歌词有:“批茶释奴,罗兰救国,取看好模样。”^⑦山西公立女学校学监罗宗瀛女士撰写的校歌,也称“祖国前途共扶持。公民义务,爱国思想,一例赛男儿”^⑧。香山女学校学约更是要求学生“尔当勉为世界之女豪,尔毋复作人间之奴隶”^⑨。其中体现出来的,便是女学堂为国为民的宏大心愿、弃旧迎新的精神风貌和勇猛精进的尚武气象。女学堂的此种氛围,正是“英雌”学生诞生的沃土。

晚清报刊上,时有出自女学生之手的诗文,其中不乏对女英雄的倾慕。而作者又时常将自己或友人与女豪杰比拟,因此作为歌咏对象的中外“英雌”已与作者或寄赠对象合二为一。这种写作,洋溢着浓烈的英雄主义色彩,它既是咏史或赠友之作,同时又在抒写自我怀抱。如“东瓯女子铸任”乃“瓯越名族,负笈海上”,自言“巾幗英雄信有之”^⑩;爱国女校学生何震留别同学林宗素:“言念神州诸女杰,何时杯酒饮黄龙。”^⑪另如务本女校学生张默君感念时艰,悲愤不已,声言:“谁洗中国耻?崛起为英雄!”^⑫

①孙清如:《咏别诸姊》,《云南》第1期,1906年10月。

②清如:《有谓余东来不易者,书此答之》,《中国新女界杂志》第3期,1907年4月。

③《也是一个有志气的女子》,《北京女报》,1908年7月27日,第5版。

④《最新女界鬼域记》序,蹉跎子:《最新女界鬼域记》,《中国近代孤本小说集成》第1卷,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91页。

⑤金一:《女学生入学歌》,《女子世界》第1期,1904年1月。

⑥《明强女学楹联》,《大公报》,1903年12月5日,附张。

⑦《张堰女学之光线》,《申报》,1908年3月6日,第2张第3版。

⑧罗宗瀛:《山西公立女学堂校歌》7章之2,《北京女报》,1908年12月14日,第5版。

⑨《香山女学校学约》,《女子世界》第7期,1904年7月。

⑩铸任:《书愤》,《警钟日报》,1904年11月27日,第4版。

⑪何震:《赠侯官林宗素女士》,《警钟日报》,1904年7月26日,第4版。

⑫张昭汉:《抚念时艰,悲愤不能自己,援笔书此以当哭》,《女子世界》第2年第3期,1906年1月。

由于各种原因,虽然最后只有少数人成功地化言语为行动,但存留下来的各色文字,足以向我们揭示出那个时代女学生奋进昂扬的气象。她们对英雄功业的热烈追求,后来女学生罕能匹敌。类似于“英雌”的称号,凝聚着第一代女学生对国家命运的高度关切和对个人价值的独特认同,同时也深刻感染了其他阶层的女性。

二、能行、能言、能文:晚清小说中“英雌”学生

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下,女性的社会功能被前所未有的地拔高到“女国民”和“国民之母”的地位,女学生的爱国情怀和尚武精神也空前高涨;与此同时,小说的教化功能也进一步得到强调。而当“小说救国”和“女学救国”在国族话语下交汇,便出现了一大批描写女豪杰的作品。这一社会和文学原因,以《女娲石》序言表达得最为明晰:

故社会改革以男子难,而以妇女易。妇女一变,而全国皆变矣。虽然,欲求妇女之改革,则不得不输其武侠之思想,增其最新之智识。此二者,皆小说操其能事。^①

“武侠之思想”和“最新之智识”相结合,使得小说中的女豪杰多数具有新式教育的背景,“英雌”学生由此而产生。

最早出现有“英雌”学生出没的晚清小说,可能当属梁启超于1902年起在《新小说》连载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第四回中,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女留学生端云,在山海关旅店挥豪题壁,有“人权未必钗裙异。只怪那,女龙已醒,雄狮犹睡”^②之语,便流露出巾帼不让须眉的豪迈气概,可视为小说中学生“英雌”的先锋。此后,晚清小说中便涌现出一大批女豪杰。王引萍曾在《晚清小说中的中国女豪杰形象解读》一文中列举数位女英雄:“她们个性鲜明,有的持正平和、沉稳善良,如《女狱花》中的许平权;有的天生伶俐、通达时情,如《女娲石》中的金瑶瑟;有的有胆有识、敢做敢为,如《黄绣球》中的黄绣球;有的才智非凡、勇挑重任,如《中国新女豪》中的黄英娘。”^③如果考察她们的身份和经历,我们会发现,这些女豪杰都与新式女子教育有关——黄绣球是女学堂创办人,其他女子都有在国内或国外女学校的求学经历,从中可见女学对于“英雌”塑造的重要性。

晚清小说中“英雌”学生,依照其爱国手段,可分为两大类:革命“英雌”和改良“英雌”。刻画前一类形象的重要作品有《情天债》、《女娲石》和《自由结婚》,书写改良“英雌”的小说主要有《女举人》、《女狱花》、《女子权》和《中国新女豪》。上述小说中的女学生,其性格有激烈、平和之别,其爱国行为也不尽相同。如果将她们的事迹加以分类,大体上可采用《女狱花》中文洞仁的说法:

尝闻古人说,有能行之豪杰,有能言之豪杰,有能文之豪杰。三个名虽不同,其实是一样的。^④

“能行”之“英雌”学生,如《情天债》(1904年)中的“帝国第一女杰革命花苏华梦”。《情天债》作者为徐念慈,小说在《女子世界》一至四期连载,未完。但从现有的文字看,女主人公苏华梦已气宇非凡。她自幼父母双亡,由母舅黄毓英抚养,从小即是天足。15岁时,入龙华“自立女学校”就读。该校本是革命组织“自立会”的分会,苏华梦便担任会中的“女执法”。自立会为了解民情,派苏华梦与同学

^①卧虎浪士:《〈女娲石〉序》,海天独啸子:《女娲石》,《中国近代小说大系:东欧女豪杰·自由结婚·女娲石等》,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441页。

^②饮冰室主人(梁启超):《(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第4回,《新小说》第3号,1903年1月。

^③王引萍:《晚清小说中的中国女豪杰形象解读》,见《明清小说女性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4页。

^④王妙如:《女狱花》,《中国近代小说大系:女子权·侠义佳人·女狱花》,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734页。

王群媛往内地考察风土人情。她们从上海出发至宁波、嘉兴、湖州,又返到无锡、常州、镇江,到南京、九江、至汉口,“看可靠的社会,可靠的志士,便劝与自立会联络,由彼等介绍为自立会会员”。^①“闺秀救国小说”《女媧石》(1904年)亦未完,仅成16回。在如今所见的末回中,小说透露“目今阴阳代谢,大运已交,四十八位女豪杰,七十二位女博士,都在你们分内”,^②可见作者的宏伟结构。最先出场的“花溅女史”金瑶瑟即是一位“爱种族、爱国家、为民报仇的女豪杰”^③,曾任海城“女子改造会”领袖,留学归国后却舍身为妓,伺机暗杀“胡太后”。失败之后,机缘凑巧进了女子虚无党组织“天香院”,又开始一系列奇遇。《自由结婚》(1903年)同样是未竟之作,女主人公“绝代佳人”关关,幼年入学,后参加革命,加入光复党,不久成为党中骨干,天天训练军队,准备发动革命。

比起另外两类女豪杰,“能行”的“英雌”学生有以下特点:首先,她们具有坚定的革命意志,且与会党组织联系密切。如光复会之于关关,“女子改造会”、“花血党”之于金瑶瑟。另如苏华梦为“自立会”女执法,小说且叙“自立会”成立于1901年,“每借张园演说”。^④这一组织的名称和活动都令人想起唐才常1900年成立的同名政治组织和当年7月在张园召开的“中国国会”,以及8月发动的惨烈异常的“自立军起义”。徐念慈如此安排,使得《情天债》呈现出真实的历史背景,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政治小说中常见的蹈空之弊。其次,与革命热情相关,她们都有超强的行动能力。此类“英雌”的活动空间都非常广阔,或周游各地、考察民情,如苏华梦;或乔装打扮、身历险境,如金瑶瑟;或出生入死、矢志报国,如关关。小说人物这种性格预设,非常有利于情节的设置和场景的转换,使得这些作品成为晚清描写“英雌”的小说中最精彩的几部。

“能言之豪杰”,是指主人公有超常的演说技巧,能用演讲鼓舞听众,启蒙国人。《女举人》(1903年)中的主人公“如如女史”,便是“能言”之“英雌”的典型。女史为江阴人,从小喜欢读书、讲学,16岁时扮作男子游学日本。1903年,她又着男装顶替同县举人苗通(此时在德国留学),赴汴梁参加会试。如如女史带着丫环燕燕(改名刘升,同样换上男装)从上海乘轮船到汉口,上岸拜访湖北学务委员游龙飞,对方问起明治维新之事,苗通谈兴大发:“若要说日本变法时学务情形,就三天三夜我也谈不完了。我且谈一个大略,给老兄听听。”^⑤即便只是“大略”,却说了个通宵达旦,涉及日本的维新志士有吉田松荫、福泽谕吉、中江笃介、加藤弘之、三宅雄次郎、志贺重昂诸人,令游龙飞大为惊叹。抵汴梁后,进场考试。待第二场策论试毕,如如女史向众位考生宣扬德、智、体各项新式教育,并当场开出地理、历史、理化、教育等方面的教科书目47种。更让人折服的是,她在考试过后,赶赴黄河边上,登坛面对“人山人海”的听众演讲,介绍办学堂、设藏书楼与阅报所、办报、设农业公司、游学各项时下急务,从早上七点半一直进行到傍晚。演讲结束时,苗通又语重心长地说道:

以上各事,都是平平易易。在我们通商口岸的人,已经听惯了。虽然,五岳之高,不离平地;太空之远,起于微尘。天下事须一步一步走上去,愿你们把我的话实实在在做出来,不要把我的话抛在黄河里,流到东海大洋,辜负我一番苦心。诸君,诸君,赶紧赶紧!

此时此境,场面极为悲壮:“演毕,仰见夕阳斜照,口诵唐人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凄然泣下。黄河旁边上,人山人海,一齐下泪。”^⑥观众皆被其打动,想必演说效果十分理想。

《女举人》中,如如女史随处或与人论辩,或苦口婆心地宣讲。作者创造这一形象的目的,是借助她把“我们通商口岸,已经听惯了”的新学道理传达给更多的读者;主人公如如女史假冒的举人身份

①东海觉我(徐念慈):《情天债》,《女子世界》第4期,1904年4月。

②海天独啸子:《女媧石》,第530页。

③花血党首领秦爱浓对金瑶瑟的赞语。《女媧石》,第473页。

④东海觉我(徐念慈):《情天债》,第2回,《女子世界》第2期,1904年2月。

⑤如如女史:《女举人》,上海:上海同人社石印,1903年,第4页。

⑥如如女史:《女举人》,第17页。

和科考之途,也是为了完成“海人不倦”的性格特征而特意设置的。虽然她没有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但在作者看来,这种“嘴皮功夫”同样不可小视:第17回中,如如女史与新结识的举人朋友王雅卿告别,雅卿有诗留赠:“侠家体魄佛肝肠,不信风姿类女郎。盖世英雄一忍字,二千年内二张良。”可见她不管外在形象还是心中热肠,都符合“英雌”的标准。

女豪杰“能文”,是指她们依靠著书立说,唤醒众人,进而推动社会改良。晚清“女学小说”中拥有此等本领的女子可举出《女子权》(1907)中的袁贞娘。汉口启化女中学生袁贞娘因自己与邓述禹的爱情被父亲阻挠,投水自尽,被救后辗转到天津《津报》馆。闲居无事,贞娘试作《女权篇》。馆主之妻黄夫人阅后,大吃一惊,“拜倒才人千百辈,始知杰构出裙钗”。^①此文在《津报》发表之后,贞娘很快誉满全国。以此为起点,她又主笔《女子国民报》,鼓吹女权,辐射日广:“这国民报的影响,便渐渐的及于全国社会。各省的女学堂及各种女工厂,竟新增了三千数百所。那女学界中创议恢复女权的,纷纷不绝。此项报纸,每日竟增销至五十余万张。”则贞娘文字之功,可敌千军万马,她也因此被称为“中国提倡女权的女豪杰”^②。

当然,活动在这些小说中的所有女豪杰形象出身不同,身份各异,并非全都拥有女子教育的背景。《女娲石》中抢眼的人物,除金瑶瑟外,还有凤葵、秦爱浓、楚湘云、汤翠仙、三娘子、翠黛诸人,她们都非学界中人;《女狱花》中,除许平权留学日本外,其他着墨较多的女性,如侠女沙雪梅、热心女权之文洞仁、女医生董奇簧、女报人张柳娟,都未和女子教育发生直接联系。但女学生身份的设置,在小说中自有其不可取代的作用。首先,拥有女学背景的女豪杰在形象气质上大异于其他女子。因为接受过学校教育,她们处事待人,往往聪慧过人。如《女举人》中的如如女史,身旁虽然一直跟随着丫环燕燕,但后者始终是作为陪衬出现的,其作用是为了凸显主人公的学识和气度。两人往汴梁之前,燕燕不解:“难道我大小姐也要去会试不成?”如如女史则斥责她为“混帐丫头”,认为“如果科举不废,有了男举人,一定有女举人的”。这种毫不掩饰的优越感,正象征着小说中学生“英雌”的优胜地位。《女娲石》中,金瑶瑟两刺胡太后不成,逃出宫外,同学伍巧云赠仆人凤葵随行。两人性格反差鲜明。如依“卧虎浪士”序言中的分类,金瑶瑟和凤葵分别代表女中“英俊者”和“武俊者”:瑶瑟才智过人,凤葵则粗鲁憨直;金瑶瑟一点就通,凤葵则反应迟钝。虽然就文学效果来看,凤葵让人过目难忘,^③但小说中二人之于革命事业,其价值高下自是一望即知:凤葵因违反天香院的会规,被逐往茫泽省投奔春融党;金瑶瑟则继续革命旅途,各地女豪杰皆尊之为“国女”。作者对她们的身份与关系的安排,可能借鉴了古典小说中“主仆模式”的传统,同时也可见新的时代背景下女子教育经历之于主人公的重要意义。

尤为重要的是,由于作者对学生“英雌”的偏爱,使得她们往往成为小说家政治理想的代言人。特别当女豪杰在国族、女权问题上面临着暴力革命与平和改良的两难选择时,学生“英雌”的取向便成了小说中唯一正确的途径。如金瑶瑟之于《女娲石》中的暴力叙述,“如如女史”之于《女举人》的改良群治,她们的抉择都是作者的理想坐标。《女狱花》(一名《红闺泪》,又名《闺阁豪杰谈》)中的沙雪梅与张柳娟等组织革命党,发愿“杀尽男贼”,但革命不成,雪梅与党中同志70余人自焚而死。许平权则主张和平革命,赴日本留学,归国兴办女学,宣传男女平等之理,行渐次改良之法。过了十数年,终于有所成效。小说中的诸多“闺阁豪杰”,唯有许平权最得作者认可,可看成女读者努力的方

^①思绮斋(詹垵):《女子权》,见《中国近代小说大系:女子权·侠义佳人·女狱花》,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22页。

^②思绮斋(詹垵):《女子权》,第28、23页。

^③海天独啸子:《女娲石》第4回,卧虎浪士评曰:“写凤葵确是《水浒传》中李逵、鲁智深之流。一味天真,一味血性,真个令人拜服要死。”第466页。

向。《中国新女豪》(1907年)中的主人公黄英娘在辅圣女学堂毕业后,又官费入日本早稻田高等女学堂留学。此时女学生在东京组织“恢复女权会”,选华其兴为会长,辛纪元为副会长,但取和平还是强硬的宗旨尚未议定。不久后,辛纪元被中国驻日使节李伯琢逮捕入狱,华其兴用计毒杀李伯琢,自己亦殒命。英娘见二人如此结局,便决计不使“恢复女权会”走上激烈之途:“原来英娘恢复女权的计画,本意要从振兴女学及女子自治入手,以为妇女苟能明白道理,各有职业以自给,自然不为男子所轻视”,“若不从这里入手,而徒昧昧然与男子争衡,则女权万无恢复之一日。”^①后来英娘果然说服众人,改“恢复女权会”为“妇女自治会”,成为合法组织,并自任会长。三年之后,全国女界都获得了应有之权。英娘的介入,有指点迷津、力挽狂澜之效,她因此成为全国女子的精神导师。通过这一形象的塑造,作者隐晦地表达了自己平和渐进的女权主张。出版商在为《中国新女豪》做广告时,也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②

必须说明的是,这些描写“英雌”的小说,绝大部分都属于政治小说,为“小说界革命”后涌现出来的最初成果。受制于政治小说的书写特点,也因为小说家对女学堂生活的相对陌生——此时国内的女学堂处于第一个发展阶段,女权运动也刚刚起步,小说家们对“英雌”的召唤,更多地停留于理想的状态,而难以在生活中找到原型。一如欧阳健先生所言,中国妇女运动的实际进程,“注定了这类作品不可能如写西方女豪杰那样可以据实敷陈,作品中的中国女豪杰,则更多地来源于作家的想望与艺术虚构”^③。上述作品中的女豪杰形象,大多难以摆脱高大有余、真实不足的弊病。

而考察小说的结构架设和人物形象,则不时能看到中国传统叙事作品的影子。如如女史的女扮男装,是弹词中女英雄经常使用的技巧。凤葵痛打店主的场面,显然是借鉴了《水浒传》中鲁达拳打镇关西的笔法;此外,《女媧石》第一回里出现的“女媧石”,对小说结构实有《红楼梦》中通灵宝玉的作用;还有研究者指出,《女媧石》隐藏的叙述结构,正是《水浒传》的英雄叙事。^④而《情天债》以梦境开篇,是古典通俗小说中习见的手法。因此分析小说的叙事方式和艺术形象的内涵,很可能得出乍新还旧的印象。另外,《聊斋志异》和《镜花缘》也描写了许多有情有义的女鬼、女侠、才女,但晚清时的这些小说作品对女雌形象的摹写虽有其继承的一面,但总起来说,政治意味比较浓厚,与前者还是有所较大差异的^⑤。另外,今人从社会性别视角研究,这些女豪杰无一不处于国族话语的笼罩之下,她们往往压抑情感,以“色”救国,使得小说呈现出明显的“雄化叙事”和极暧昧的“性政治”。^⑥

尽管有诸多不尽人意处,但由于作家高扬理想主义旗帜,对女豪杰齐声礼赞,使得作品中的女性光彩照人,形成令人瞩目的“英雌”群像。而这种光荣,大部分由女学生来分享。进入民国之后,随着政治小说的消歇,“英雌”的称号味道大变,女豪杰形象也风流云散。女学生的身影,更多地出现在言情小说中。就文学形象来说,晚清这短短数年,是女学生们最为荣耀、最堪自豪的“英雌”时代。

三、秋瑾的文学经验与“英雌”人格的养成

上文我已分析了晚清女学界的“英雌”思潮和小说中学生“英雌”的形象,但二者之间,究竟存在

①思绮斋(詹垲):《中国新女豪》,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07年,第81页。

②《〈中国新女豪〉出版广告》,《申报》,1907年12月24日,第3张第1版。

③欧阳健:《晚清小说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53页。

④李萌昉:《男性想象中的“国女革命”——论晚清小说〈女媧石〉》,《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⑤尚继武:《〈聊斋志异〉〈镜花缘〉女性形象异同论》,《明清小说研究》2014年第4期。

⑥此结论见于刘慧英《20世纪初中国女权启蒙中的救国女子形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2期)、李奇志《清末民初思想和文学中的“英雌”话语》(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68—293页)和冯鸽《清末新小说中的“女豪杰”》(《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诸研究成果中。

着怎样的关系？除了前者可以宽泛地看成“英雌”形象诞生的土壤外，能否找到一些材料，可以说明虚构的叙事作品与作为历史存在的女学生，它们之间有着难以分离的互动联系？这些作品是怎样被阅读、接受的？它们对女学生的生活，究竟有何影响？

可以确定的是，晚清女学生对近代小说并不十分隔膜，甚至有女学堂内开设小说课程，如1904年开办的吴江明华女学，每周便有三次共计一个半小时讲授小说。^①1908年杭州惠兴女学堂总理贵林曾上书学部请杜女学流弊，便称有女学校“以西国理想小说为实事，鼓簧异说，自误误人”^②，可见小说亦成为女学生成长的思想资源之一。

晚清报刊上女性作者的署名往往难以考证真实名姓，她们对叙事作品的读后感更不易觅见，这给本文考察女学生的阅读史和成长史二者的联系带来了不小的困难。而晚清知名度最高的“英雌”莫过于秋瑾，幸好今天关于她的资料集相对比较齐全。因此，在下文中，我将以秋瑾为例，探讨晚清小说中的文学形象与学生“英雌”自我认同的关系。

众所周知，秋瑾母家和夫家的经济条件都比较优裕，她的闺中岁月和婚后在湖南的生活都很悠闲，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养成了良好的文学修养。秋瑾同乡戚属陶在东说：“女士生长晚清，号称承平之时代，纯乎一闺秀，纯乎一才人，才人无不好名。是时《红楼梦》、《镜花缘》一类小说盛行，女士于两书中作品都能背诵，对书中人，其趣何[向]可知，大抵李易安、管夫人之际遇，最所心羨，笔下口头，往往见之。”所谓“李易安、管夫人之际遇”，当是指对美满家庭和个人才名的期待。秋瑾曾熟读传奇《芝龛记》，早在入湖南之初，她即题《芝龛记》八首，表达自己对秦良玉、沈云英的倾慕，第三首曰：“莫重男儿薄女儿，平台诗句赐蛾眉。吾侪得此添生色，始信英雄亦有雌。”^③“英雌”一词从中呼之欲出。但此处对建功立业的向往，是她偶然的有感而发，还是矢志不移的价值追求，诚有待于日后的人生实践。

1902年前后，秋瑾随丈夫王子芳来到北京。在她男女平权意识的演进过程中，北京之行是最为关键的时期。她此时不仅加入了女界团体“中国妇女启明社”，交结了吴芝瑛、黄铭训、服部繁子等女学界中人，还与江亢虎、欧阳弁元、铃木信太郎等京师大学堂师生有往来。^④在诸人感染之下，秋瑾“以提倡女学为己任，凡新书新报，靡不披览”^⑤，其中便包括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和《新小说》。据沈祖安介绍：

梁（梁启超）于庚子（1900）年后，在横滨自号饮冰室主人，办《新民丛刊[报]》和《新小说》月刊，在国内外影响颇大。秋瑾暂住廉家（按：秋瑾曾借住廉泉、吴芝瑛夫妇宅）时，读了其中的《罗兰夫人传》、《东欧女豪杰》、《新中国未来记》和粤曲《黄萧养回头》等文，在给妹妹秋闺理的信中说：“任公主编《新民丛报》，一反已往腐儒之气”，“此间女胞，无不以一读为快，盖为吾女界楷模也。”^⑥

引文所列篇目，《罗兰夫人传》初载于《新民丛报》，令秋瑾印象深刻，成为她日后的行动楷模。其他三文均见于《新小说》，当中对秋瑾影响最大的，自属宣扬虚无党的《东欧女豪杰》，她日后的立言行事，都有小说主人公苏菲亚的身影。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秋瑾于1907年7月13日在大通学堂被捕，但此前的7月9日她已得知同志

①《明华女学章程》，《女子世界》第2期，1904年2月。

②《上学部条陈为普及女学校事（附呈普及女校办法说帖）》，《惠兴女学报》第4期，1908年8月11日。

③秋瑾：《〈芝龛记〉题后》，郭长海、郭君兮辑注：《秋瑾全集笺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4页。郭延礼认为此诗作于1895年，见郭延礼：《秋瑾年谱简编》，《秋瑾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7页。

④夏晓虹：《秋瑾北京时期思想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⑤吴芝瑛：《秋女侠传》，《秋瑾研究资料》，第69页。

⑥沈祖安：《拼把头颅换凯歌——从秋瑾的诗文看她的革命思想》，《杭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1-2期。

徐锡麟就义,中间本有足够的时间可以逃走,为何仍坐以待毙?^①或许她此时已经做好了舍生取义的准备,愿以一己之命,换来全国的大震动和全体女界的觉醒,也算死得其所。这种心迹,见之于1905年12月致同学王时泽的信中:“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且光复之事,不可一日缓,而男子之死于谋光复者,则自唐才常以后,若沈荇、史坚如、吴樾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②则此时她的视死如归,亦有为女界争光的目的。

秋瑾的报国方式,虽在晚清女界堪称创举,但若返观她追摹的国外女英雄的事迹,则可以看出她舍生取义的英勇举动,实效仿罗兰夫人、苏菲亚之意。夏晓虹先生认为:“平日既熟知其(罗兰夫人)事迹,人物形象早已深印脑际,又尝要人学法,一旦处于相同情境,不必自觉,行事即可与罗兰夫人一般无二。”^③而这种从容赴难的气概,亦见之于《东欧女豪杰》之苏菲亚。第二回里,因有人告密,苏菲亚被捕入狱,她毫不惊慌:

菲亚一人坐着,心中想着,我是拿定了宗旨,才出来办事的,早拼着拿也任他们拿,囚也任他们囚,杀也任他们杀,我只管尽我的职分。今天的事情正是意中事咧。^④

正因为秋瑾与苏菲亚、罗兰夫人精神气概和日常行事上的相近,生前就曾有人将她与两位西方女英雄相提并论,且得到秋瑾的认可:

甚或举俄之苏菲亚、法之罗兰夫人以相拟,女士亦漫应之。自号曰鉴湖女侠云。^⑤

此处记载出自秋瑾的结拜姊妹吴芝瑛笔下,日后小说《六月霜》亦曾将其搬入^⑥,为众多读者熟悉。同样,秋瑾挚友徐自华也曾道及秋瑾与苏菲亚、罗兰夫人的精神联系:“其爱国爱同胞之热忱,溢于言表。虽俄之苏菲亚、法之玛利依(即罗兰夫人),有过之无不及。”^⑦而秋瑾就义后,众多的悼念诗文中,也不时以之比拟苏菲亚,如“千载仰斯亭,侠骨雄风,争与苏菲应并寿”^⑧、“名兮不朽,与苏菲亚以同传”^⑨。则秋瑾追步苏菲亚、罗兰夫人等女英雄的努力终于获得了他人的认同。她的慷慨赴死,在激励时人为国牺牲的同时,也使自己与这些女豪杰一起“写入英雌传”^⑩,成为后人效法的楷模。

黄萧养是明末广东农民起义领袖,兵败被杀。广东班本《黄萧养回头》叙黄萧养再世后,从事反清运动,终于使中国跻入“富强之邦”。此剧对秋瑾的影响,主要是见之于弹词《精卫石》与《黄萧养回头》的关联。《黄萧养回头》中,黄萧养因为前生壮志未酬,“想前生,在紫洞,义旗树上。时不利,骓不逝,好心伤”^⑪,于是班本的开卷,黄帝即派他投生重回人间。临凡之后,他重整旗鼓,终于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功业。而秋瑾所著弹词《精卫石》,同样以神仙临凡的模式开篇,瑶池王母见下界女子饱受欺凌,“二千年毒氛怨气弥天地,惜妇女何辜罹苦衷”,且汉室行将覆亡,于是派遣英才降世。所差的男女英雄中,大多也是前世心愿未了:

女的是生前未展胸中志,此去好各继前心世界间。务使光明新世界,休教那毒氛怨气再弥

^①夏晓虹:《接受过程中的演绎——罗兰夫人在中国》,《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14页。

^②王时泽:《回忆秋瑾》,《秋瑾研究资料》,第204—205页。

^③夏晓虹:《接受过程中的演绎——罗兰夫人在中国》,《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第215页。

^④岭南羽衣女士(罗普):《东欧女豪杰》,见《中国近代小说大系:东欧女豪杰·自由结婚·瓜分惨祸预言记等》,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35页。

^⑤吴芝瑛:《秋女侠传》,《秋瑾研究资料》,第70页。

^⑥夏晓虹:《接受过程中的演绎——罗兰夫人在中国》,《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第207页。

^⑦徐自华:《秋女士历史》,《秋瑾研究资料》,第60页。

^⑧天梅(高旭):《挽秋女士》,《秋瑾研究资料》,第594页。

^⑨王钟麟:《秋瑾女史哀词》,《秋瑾研究资料》,第555页。

^⑩秋瑾:《宝剑篇》,《秋瑾全集笺注》,第264页。

^⑪新广东武生度曲:《新串班本黄萧养回头全套》,《新小说》第1号,1902年11月。该剧作者为欧榭甲,见张军、裘思乐《〈黄萧养回头〉作者为欧榭甲考——兼论欧榭甲在前期〈新小说〉作者群中的重要地位》,《戏剧艺术》2009年第1期。

漫。男的是胡虏未灭遗恨在,今番好去报前冤。^①

对比《黄萧养回头》和《精卫石》,前者主要叙男英雄收拾山河,后者则着重书写女英雄的成长历程和爱国经历。这种差异,也正是秋瑾性别立场和个人理想的投射。由于强烈的感情投入,使得《精卫石》主人公黄鞠瑞不仅名字与秋瑾接近^②,而且她闺中求学、逃婚、留学、革命的经历,也可与秋瑾一一比照,因此《精卫石》具有十分明显的自传性质,成为研究秋瑾思想的重要文本。

由于晚清先进女性获取知识的渠道的多元,秋瑾对苏菲亚形象的接受,乃至《精卫石》的写作过程,或许难以证明完全是受《东欧女豪杰》与《黄萧养回头》的直接影响。但徐自华以下的回忆,却明晰无误地证明了作为读者的秋瑾与晚清小说的紧密关系:

女士擅辨才,口角不肯让人。遇顽固者,常当面诤谏,余戒之曰:“子太锋芒,恐招人忌。”同看《女娲石传奇》,余戏曰:“四十八位女豪杰,璇卿必居其一。”女士答曰:“七十二位女博士,君亦在焉。试评我像此书中何人?”余曰:“琼仙。”女士曰:“何以像琼仙?”余曰:“颇自负,尚意气,好胜心甚。”女士笑曰:“冤哉!余何曾对子自负耶!”余亦笑曰:“子对我不独无倨傲,且极温让,亦唐太宗看魏征,人云疏慢,我见其妩媚耳!”^③

此处记载中,两人都颇得魏晋风度,而徐自华以《女娲石》中的琼仙比拟秋瑾,堪称明鉴。《女娲石》存甲乙卷,未完。与琼仙相关的情节,位于小说乙卷,出版于1905年3月,而秋瑾与徐自华共读《女娲石》,则在一年以后:1906年3月,秋瑾得嘉兴褚辅成之荐,至吴兴(今湖州)浔溪女校担任日文、生理教员,与校长徐自华“一见各自倾倒,徒恨相见之晚”^④,二人“同事两月,雅相怜爱”^⑤。诚如徐自华之言,《女娲石》中汤琼仙的形象是“颇自负,尚意气,好胜心甚”。金瑶瑟离开天香院后,考察全国党派情形。临行前花血党领袖秦爱浓赠其神枪一支,途中瑶瑟误击白十字会会长汤翠仙之气球,以此结识白十字会中诸人。琼仙乃汤翠仙之妹,闻知瑶瑟有神枪,遂与其比试,不胜,引为奇耻大辱,乃立誓求学,“遍访名师,学问不成不愿再踏中国一块土”。^⑥琼仙此后未再出场,但根据小说的回评^⑦,在小说未完成的部分,琼仙当有出头之日。

秋瑾与琼仙形象的契合,虽然她的诗歌创作中也偶有表露,但主要还是体现于日常行事中。她赴日求学,半由于对丈夫王子芳的不满,半出于对学问、功业的追求,但不管哪种原因,都是她不甘人后的性格特点所致,即徐自华所谓的“好胜心”。这种心理,既是针对王子芳个人或王家,即如其寄家兄秋誉章函中所言:“妹得有寸进,则不使彼之姓加我姓上。”^⑧同时也指向男性全体,如她向服部繁子吐露心声:“我想做连男子也做不到的事”,“我要做的是使任何男人瞠目吃惊之事。”^⑨秋瑾待人处事中的心直口快,好面折人过,甚至会给人倨傲自大的印象,都因此而来。吴芝瑛称秋瑾“性伉爽,遇有不达时务者,往往面折庭争,不稍假借,以此人多衔之”^⑩,徐自华将秋瑾比之于《女娲石》中的汤琼仙,都是此意。

要之,秋瑾走向“英雌”的历程,也是她不断阅读叙事文学并与之发生关联的历史:早年闺中阅读

①秋瑾:《精卫石》,《秋瑾全集笺注》,第472页。

②黄鞠瑞赴日留学后更名为“黄汉雄”,对应着秋瑾的名号“竞雄”与《精卫石》的署名“汉侠女儿”。

③徐自华:《秋瑾轶事》,《秋瑾研究资料》,第64页。

④陈去病:《徐自华传》,《秋瑾研究资料》,第676页。

⑤徐自华:《祭秋瑾女士文(并序)》,《秋瑾研究资料》,第552页。

⑥海天独啸子:《女娲石》,第509页。

⑦卧虎浪士批曰:“琼仙确是聪明女子,确是少年负气,写得如生龙活虎,不可端倪”,“吁,将军岂有下马受缚者哉?湘云假欲压服之,庸知刘季有下井之日,项羽无渡江之时。”同上书,第509—510页。

⑧秋瑾:《致秋誉章(其三)》(1905年6月19日),《秋瑾全集笺注》,第425页。

⑨[日]服部繁子:《回忆秋瑾女士》,郑云山译,李廷善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8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8、30页。

⑩吴芝瑛:《秋女侠传》,《秋瑾研究资料》,第70页。

《芝龛记》，萌发出朦胧的革命、女权意识；北京时期阅读《东欧女豪杰》与《黄萧养回头》，间接影响了她的价值取向和文学写作；留日归来阅读《女媧石》，从中找到契合自身性格的文学形象。

秋瑾身后遗留的弹词《精卫石》中，她曾经崇拜过的中外女英雄的形象一一出现，如木兰、秦良玉、沈云英、梁红玉、黄崇嘏、谢道韞、罗兰夫人、马尼他、苏菲亚、批茶、如安等。这也说明，秋瑾并不是单一地崇拜某位女英雄，而是集合众多“英雌”的特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想人格。《精卫石》的出现，既是她写作叙事作品的最初尝试，也可看成她一生阅读经验的总结，意义十分重大。主人公黄鞠瑞觉醒、抗争的过程，既是秋瑾人生经历的写照，也是自我认同的升华，并有为广大女性读者树立模范的深意。借由《精卫石》，秋瑾完成了由读者到作者、由被启蒙到启蒙者的飞跃。而在她英勇就义之后，马上成为叙事文学关注的焦点，形成了“秋瑾文学”的热潮^①，使她在定格为历史人物的同时，也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中最为著名的女性形象。从读者到作者，再到人物形象，晚清女英雄与虚构叙事文学的关系，以秋瑾最为奇特。

在晚清救亡与启蒙的主潮中，女性的社会价值被重新建构，尚在学校的女学生亦被赋予报国重任，承载着“教育救国”的理想，甚至被寄予“英雌”的期待。而在“小说界革命”的背景下，作家们以空前严肃的心态创作，小说作品不再是读者用以消磨时光、可有可无的点缀。二者的合流，使得虚构文本中的大量女学生兼具豪杰气质，其性情、功业亦非旧时闺中女性可比，亦非晚清描写的异国女子如日本女子阿传等形象所能比^②。这些描写“英雌”学生的小说与其他各色充溢着激昂气象的文学体式一道，构成了晚清社会思潮重要的组成部分，反过来为女学生的成长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就女学生读者的阅读方式来看，她们对人物传记、时事论说的接受与对虚构作品的理解其实并无大的差别，同样会因后者而产生真切的体验，甚至会生活中仿效其中某些人物形象的举动。从这一角度说，秋瑾的阅读史，虽属个案，但也具有普遍意义：晚清众多描写“英雌”的作品介入了女学生追求自我价值的历程，深刻影响了她们的日常生活、情感体验和精神气度，并因此参与到“英雌”的生成中。在时代氛围和文学叙述之间，晚清小说内外的学生“英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别具特色的景观。

（责任编辑：陆 林）

Heroines in the Revolutionary Wave: An Analysis of “Heroic Female Students” Inside and Outside of Nove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HUANG Xiang-jin

Abstract: The notion of heroine was well receive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Female students became not only the pioneers but also the majority of heroines due to their special identity. Novels at that time featured abundant heroic female students, who were extraordinary women good at taking actions, delivering speeches and writing essays. Taking Qiu Jin as an example, the descriptions of heroines in fictional texts read by female students have exerted profound effects on the cultivation of their heroic character, as well as their daily activities, emotional experiences and manners.

Key words: heroines; female students; Qiu Jin

^①关于晚清文坛对秋瑾事件的聚焦，可参考夏晓虹《秋瑾之死与晚清的“秋瑾文学”》，《山西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②边茜：《故事的再生产及其与媒体的关系——从《淞隐漫录·纪日本女子阿传事》说起》，《明清小说研究》2014年第2期。